

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而他只想知道她的心



❤ 梦中自学成才
了解一下?



❤ 古代“爱因斯坦”
了解一下?

上知 天文

love

下知 你心

实在不行，
师祖再来媳妇儿
了解一下?



谢潜然
著

一心培养传人的 **天才师祖**



一心拒绝拜师的 **天才少女**

谢潜然

又萌又暖
你准喜欢

上知天文，
下知你心。

第壹卷 1 册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知天文,下知你心 / 谢潜然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01-13581-6

I. ①上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6972号

上知天文, 下知你心

SHANG ZHI TIANWEN, XIA ZHI NI XIN

谢潜然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 玮丽斯
项目监制 潘桂林
文字编辑 小辫儿
封面设计 柚子酒
封面插画 王一个熊
制版印刷 保定市铭泰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01千字
版权印次 2019年8月第1版第2次印刷
定 价 34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楔子 /001

第一章 /007
原来天书是真的？

第二章 /023
妹，快跑！

第三章 /044
见识一下真正的天才吧！

第四章 /068
完蛋，好像惹麻烦了

第五章 /089
师祖加油，你是最胖的！

第六章 /114
谁还不是小仙女咋的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目录

第七章 /136
讨债的上门讨打了

第八章 /156
此生最大的错

第九章 /180
道长再见，再见道长

第十章 /203
多的是你想不到的事

第十一章 /227
黑夜的迷茫，黎明的晨光

第十二章 /249
因为我是小仙女呀

番外 /273
黄粱一梦

“大国师，太子同陛下欲见。”

“不见。”

“大国师，梅大人同苏大人求见。”

“不见。”

“大国师……”

屏风后面的人微微抬手，从外隐约可见其绰约绝美的身姿，那人的语调也是带着些如月光般的清冷，淡淡讥讽道：“连死都不让人安宁了？”

前来禀告的婢女凝紫略微沉默，跪着呈上一张书简，低声道：“大国师，您若真的仙逝，宫中恐怕要大乱。”

闻言，一只清瘦修长的手伸出来，凝紫将书简置于其上。

她本应恭敬垂眸，但目光却不自觉落在眼前的手上，并慢慢往上——这只手掌心处仍如皓月般洁白，但掩盖在轻纱下的手臂却已干枯，如树皮般苍老。

凝紫在心里轻轻一叹，生出些悲凉的意味，语气也低落下来，道：“您还未去呢，陛下就在考虑，到底是由梅大人还是苏大人来接替您的星盘了。梅大人站太子那边，而苏大人站二皇子那边，当然，也有人提出是否要请师祖出山……”

不知道是不是凝紫的错觉，向来性子冷淡的大国师听到这话后身形微微一僵，转瞬间才又恢复如常，问：“师祖出山了？”

“未曾。”凝紫低声回，“自从您……之后，世间再无师祖。”

“哦。”回应中带着难得的寂寥之意。

殿内忽然安静下来，只听到那屏风后半开的窗，传来呜呜风声。

猜不透这位尊上听到此话后在想些什么，凝紫忍不住悄然抬头打量。只可惜她没看清大国师的表情，只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雪，而大国师仍然轻纱拢身，身姿妙曼。

这位可是法力无边的大国师啊！她于大旱中除魃降雨，于瘟疫中赐民安康，于乱世中保国家周全，世世代代护国安昌！实在太让人敬仰！就算是将死的时候，大国师也仍然是这般波澜不惊，浑然不畏严寒的模样。

凝紫心头动荡，对大国师的崇拜又深了几分，越发觉得她此番仙逝难以置信；再想到自己方才递给她的那张下令撤她国师之位的书简，心头一紧。

众人都盼着国师死……这些狼心狗肺的小人，难道忘了当年她从战乱中将这国邦保下来的大恩吗？

“奴婢该去为您看守星盘了。”垂下眼帘，凝紫禀告完毕，恭敬倒退出去。屏风后面的人安静目送她离开，注视着大殿的门缓缓关上。

“咚”沉重的殿门终于完全合拢，大国师的耳朵忽然微动，像是只毛绒的狐狸。

确认殿内寂寥得没有半点声音了，大国师笔直的背脊瞬间缩成一团，她几乎是跳着起来，“啪”一声狠狠地合上了窗。

窗户合上前的冷风夹杂着细雪扑涌而入，冻得她打了个寒战，镇定的神色瞬间就垮了下来，跟变脸似的嘶声哆嗦道：“我的天……”

谁说她不冷的！这简直太冷了！

然而仅仅是关窗还没用，强装镇定这么久，舒廿四感觉自己的手都冻僵了。她连忙跑回来想捧着案上的火炉，谁知手指早已



僵硬，努力了半天都没捧起来，还差点把火炉弄洒了。

舒廿四被弄得心烦意乱，猛地将火炉掀翻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到底谁想出来国师常年都穿轻纱，必须维持风仪的？不知道没了法力不能御寒吗？”

她抬手就要掀桌，没关紧的窗户又吹进来一股寒风。

舒廿四只觉得背脊一凉，看着被自己打翻的火炉，哭着后悔。

行行行，她承认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好吧！谁让她当时年轻不懂事，觉得普通棉布完全无法彰显自己呼风唤雨的气质，甚至还孑然站在浩渺星河下俯瞰众生，微微勾起嘴角，感叹天下一众凡人。

那笑容中带着讥讽，眸子中掺杂着轻蔑和睥睨，现在想来……

国师姐姐！你行！你厉害！你够硬气！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“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”？

舒廿四委屈得都快爆炸了，又哭着伸手去勾那没关严实的窗。只是她才刚刚探出身，殿门处又隐约传来一声响动。

舒廿四倏然收手，端坐在屏风后，微垂着眼帘，刹那间如清风霁月，又如刀锋般冷冽。

凝紫回来的脚步有些急，只推了半边的殿门。她顾不得为何火炉被打翻，背后的窗户又是如何给关上的，声音惊喜，也带着些压抑的颤抖，道：“大国师，天书显灵了！”

天书！舒廿四瞳孔猛地一缩，身影微闪，即刻掠了出去。

她乃惊世奇才，这辈子都站在顶端，对自己突然法力枯竭，黑发变白，容颜苍老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，便用自己仅剩下的法力叩问天书，请求给自己一个答案。这么多日过去，终于请到天书作答了吗？

舒廿四身影再次出现时，她已经来到了巨大的星盘前。

只见一卷长长的卷宗洒落在地，上面隐约可见粗糙的笔迹，可她明明记得自己上次离开时卷宗一片空白……

凝紫紧随其后，忍不住热泪滚滚：若苍天有眼，能救得国师性命……

舒廿四走了过去，忍不住微微颤抖。她本来步子很急，但就在快要接触卷宗的刹那，动作忽地慢了下来。

她轻轻拾起卷宗，两行清泪不自觉从苍白的脸颊滚落。

天书显灵，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指示？

纤长的手指微动，卷轴随之轻轻舒展。卷面，草书飞扬跋扈，极其张狂，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，刺得舒廿四心脏一窒。

相信科学！

刹那间，满室寂静。

舒廿四眼前一黑，“咚”一声倒了下去。

巨大的钟鸣在夕阳下叩了三声，宫中的人似心有所感，纷纷抬头去看。只见黄昏时分，日暮西斜，整个摘星楼被笼罩在一层火红色的光芒中，看起来庄严肃穆，一如往常。

刹那间，大家都明白了这钟声意味着什么。

讥笑有之，怜悯有之，惊喜有之，神色各异。

京城外，一个少年站在山头上，远远望着钟声传来的方向，片刻后，回身朝背后的马车俯身而拜：“师祖，舒姑娘去了。”

还没等到马车内的人应答，他自己先摸了摸鼻子，有些索然无味，道：“师祖，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。您这辈子都想再见她一面，结果到她死了都没见到，何必呢？此生短暂，现在就算您想对她说什么，她也听不到咯……”

他说着，一只修长干净、骨节分明的手从马车中伸出来。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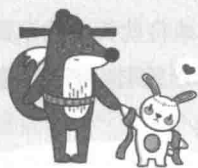


瘦的手指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页，少年微微一愣，随即接下。

看清上面的内容，少年有些受挫地垂下眼帘，道：“唉，是……到时候我会想办法，将您与她合葬的。”

少年知晓师祖性子淡薄，他不喜欢看师祖伤感，也不喜欢他为世俗事情烦恼，于是很快收拾好心情，跳上马车，微笑道：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
第一章
原来天书是真的？



某边陲小村落的草房子里，熟睡中的小女孩忽然尖叫一声醒来。她心有余悸地坐在床上喘气，同一时间，睡在墙角的那人也被她吵醒。

对方抓起自己床边的碗就朝着她砸去，怒道：“给我回去好好睡觉！”

舒廿四后背的汗被打湿，清冷的眉头微微蹙起，道：“哥，我梦见我成了大国师！”

“呵呵，知道是做梦就好。”

“我还梦见我死了。”

“梦见……”那人说到一半，噎了下，片刻后又冷哼道，“死什么死，我没死你敢死？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快睡了，明天还赶集呢。”话说完，他兀自翻过身，捂着耳朵又睡了过去。

舒廿四知晓他不信，事实上连她自己都不信：虽说她跟着哥哥学了些八卦，会些骗人的戏法，可是“国师”二字离自己实在是太远了，无非是梦罢了……还不如多搓点草鞋，明天赶集好拿去卖。

念及此处，她重新躺下去，却忽觉枕头下有什么东西硌得慌。

舒廿四眉头一蹙，伸出小手一摸，登时愣住了。

枕头下有东西！

她再次弹坐起来，猛地将枕头下的东西抽出。借着月光，她看清手中拿着的竟是本厚厚的书，书皮上赫然写着——“启蒙：自然与科学。”

舒廿四目瞪口呆，她觉得自己大概还没睡醒。

默然片刻后，她再次躺下，并用被子捂住脑袋继续入睡，直至第二天早上才试探性地摸向自己床头，然后……

还是摸到一本书。

舒廿四心头咯噔一声，立马翻身去看，心情瞬间变得无比复杂。

真是，缘妙不可言。

舒廿四觉得，世界上有些事挺神奇的，比如现在自己手里面这本书。

她明知道自己成为大国师是个梦，但心情依旧震惊、喜悦，外加难以置信。她瞪大眼睛盯着手里那本书，许久后才叫道：“哥！”

舒廿四扑到对面的床上，冷峻的眉眼是前所未有的郑重：“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真的是未来的大国师！你看，我手上有一本天书！我就是天定之人！”

床上的人被她猛地撞在胸口，差点一口气没呼出来。

他单手提起舒廿四的小身板，气得直翻白眼，道：“就你啊？你还是老老实实去烧水吧。”

舒廿四亲生父母不详，打小在乡村僻壤长大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小娃娃眉目间灵气逼人，而且双唇紧抿的时候还透着一股子冷冽的味道。

而被舒廿四称作“哥哥”那人其实也就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而已。他头发糟乱，唇边有细细的绒毛，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，但身形舒展时，可见其端正疏朗的眉目和挺拔的脊背，莫名有些撩拨人心的意味。

“哥！”舒廿四坚持不懈地爬上少年的背，愤愤道，“你不能将一个天才扼杀在摇篮里！”

“那今天不去赶集了？”舒珩瞥着她，问。



舒廿四骤然睁大眼睛，心里开始激烈的挣扎，片刻后败下阵，道：“哦……”

街口甜糯的桂花糕和大国师相比，好像还是前者重要。

不过舒廿四还是有些放不下梦中的颠沛流离，爱恨纠葛，那些都深印在她的脑中，挥之不去。

走到厨房，往灶里面加了点柴，舒廿四坐在灶前托着腮，想来想去，忍了又忍，突然鬼头鬼脑地瞧了瞧四周，等确认哥哥确实注意不到自己后，将天书放于面前，随后盘腿坐好，捏了个兰花指开始修炼起来。

大国师是修道之人，她的法力来自于灵气，如果自己能感受到灵气入体或是腹中有金丹，就说明她的猜测是真的！

想到此处，舒廿四认真地感受起四周，心也跟着静了下来。

起初，她觉得耳边纷杂，片刻后，归于寂静，恍惚间，似有温暖的气息从鼻息间流入，然后缓缓流至全身……

感觉差不多了，舒廿四试探性地睁开了眼，随即惊喜地叫了出来。

柴房内，烟雾缭绕，仿佛是进入了仙境一般。

真的有灵气！她果然天赋异禀！

舒廿四激动得不行，正要跳起来告诉哥哥，却登时听见舒珩一声暴喝：“舒廿四！让你给我好好烧水！没让你烧房子！”

“呵，烧房子？这可是四周聚集的灵气……”舒廿四冷笑一声，正要解释，转瞬瞧见锅里面的水全开了，灶里面的火星也蹦出来了，还点着了旁边的干草，整个屋子竟是快烧了起来！

“对不起！哥哥！”舒廿四连忙夹灰灭火，可不知道为何火势越来越大，她立即哭丧了脸。

最后这火还是舒珩搞定的，可算没蔓延出去，只烧了半边房子。

舒廿四不可避免地被打了屁股，她委屈地坐在屋子外面，抽抽搭搭地编着草鞋。

谁知道那不是灵气，是开水的雾和烧起来的烟啊……她这不是还在确认自己的身份吗？

舒廿四气恼地把刚编完的草鞋扔进框里，再次将那本书拿出来细细端详。

昨夜夜深，她未能细读，今日仔细翻阅，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。

天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晦涩，而是图文并茂，解释详尽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注。扉页部分解释说，此书分为人体健康、天文文化等十五个部分，为的是破除无知蒙昧，理解自然，宣扬科学。

难怪书名叫《启蒙：自然与科学》。舒廿四心头一动，翻到提及“气”的那段，正要阅读，舒珩背着药篓从里面出来了。

他脸上还有未消的怒气，道：“我现在要去村口一趟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没编完草鞋不许走！”

“去村口做什么？”舒廿四问。

“治病，给你挣钱。”舒珩没好气，“不然晚饭吃什么？”

“他们肯请你治病？”舒廿四难以置信，“不怕你医死人了？”

舒珩气得一噎：“那次真不怪我……不许再提那件事了，听到没？”他觉得自己捡来的这姑娘没一天让自己省心。

等舒珩背着药篓出了门，舒廿四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编着草鞋，顺带看那本书，她想看看所谓的“科学”对于气的解释是什么样子。

“气，乃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，最广泛地用在中医和武学上。它更通常地被理解为：没有形状体积、能自由散



布的物体；呼吸；自然界冷暖现象；人的精神状态……”

慢慢读下去，舒廿四大概知道了“气”是个什么东西。虽然它大多时候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却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庞杂。

比如在医理中，气指的就是一种身体健康运行的推动力，如果中医说你气虚，就说明你体内的气推不动了，此后会产生各种病状。

原来世界上没有修仙，也没有灵气，大家都是普通人啊……舒廿四迷迷糊糊地想。

揉了揉读得发胀的眼睛，舒廿四抬起头看了眼，这才发现她已经看了大半天的书。暮色四合，都快天黑了，可舒珩还没回来。

拿着编了一半的草鞋，舒廿四纠结到底是出门找人，还是趁机把门锁死。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廿四丫头？廿四丫头在吗？”

那声音听来似是隔壁的孙大娘，舒廿四对这个差点把自己拐去当童养媳的热情大娘十分警惕，起身将大门开了条缝，只露出双眼眸，道：“孙大娘。”

“哎哟，你怎么还在这里……你，你把这门关着干吗？大娘又不是人贩子！”孙大娘看到她满脸防备的样子，气得差点忘记自己要说什么，噎了会儿才继续焦急道，“你哥哥出事了，快跟我去看看！”

出事了？就她那比狐狸还精的哥哥？舒廿四一愣，拧起眉头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孙大娘也担心得很，道：“你哥今天在村口张家替他家小儿看病，结果没治好，张家小儿撒手人寰了！正好有两位从城中来的道长发现了我们村里的戾气，说这村中有大灾大难，张家小儿